

11

苦海變樂園

章回小說



序

本書原名「卡臘·布迦日海灣」，把裏海東岸的卡臘·布迦日海灣當做中心，敘述探險窮荒的史實，和開發沙漠的故事，帶着濃厚的科學意味。看官們大概都聽到過，蘇聯把中亞細亞沙漠變成良田沃土的奇蹟，作者在本書中，就描繪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熱情勞動，保證了奇蹟的成功，實現了「人定勝天」那句俗語。因此我們也就根據原作旨趣，改名為「苦海變樂園」，讓看官們看到蘇聯建設中亞細亞的部份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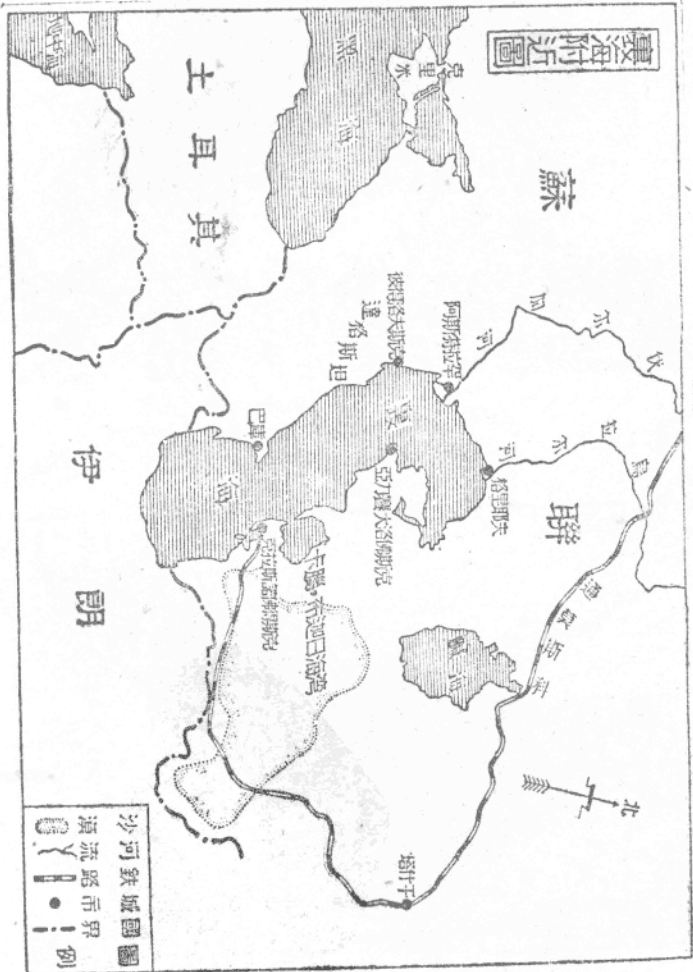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本書把卡布海灣當做故事中心，所以書中人物，不容易指出那一個是主人公。勉強說來，前半本書是以海軍上尉石列為中心，後半本是以新聞記者帕斯做綫索。這位記者帕斯，也就是作者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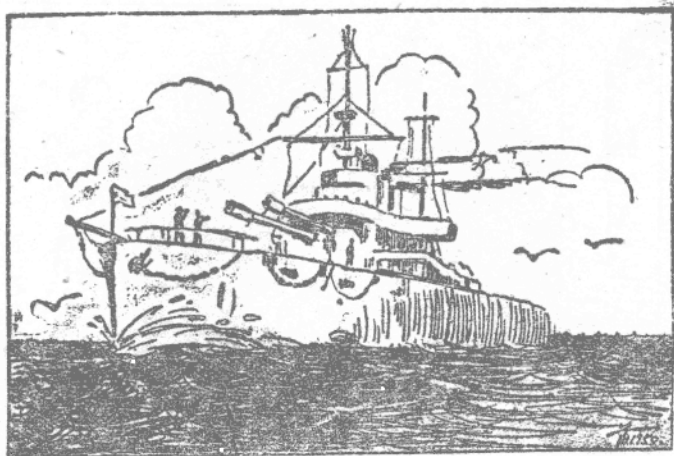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康斯坦丁·帕斯托夫斯基是一位蘇聯作家，年青時做過各式各樣的職業，後來當了新聞記者。他很早就從事寫作，出版過將近四十本的書，曾獲得勞動紅旗助章和英勇勞動助章。本書有海觀先生的中文譯本，時代出版社出版。我這本通俗本，是根據他的譯文改編的，特此表示謝意。

閒話表過，請看正文。

改寫者 一九五〇，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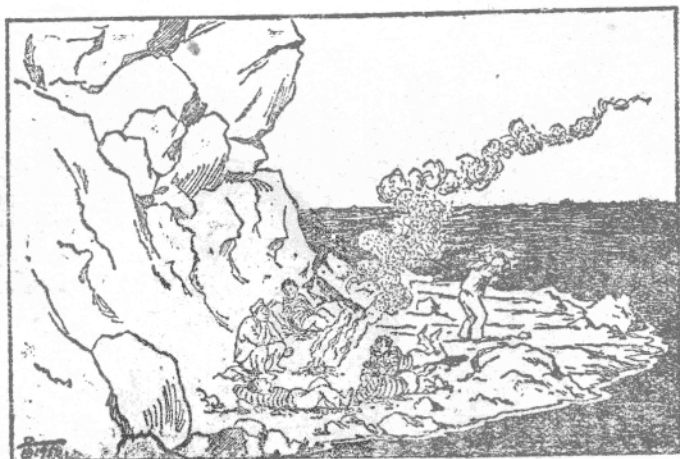
裏海附近圖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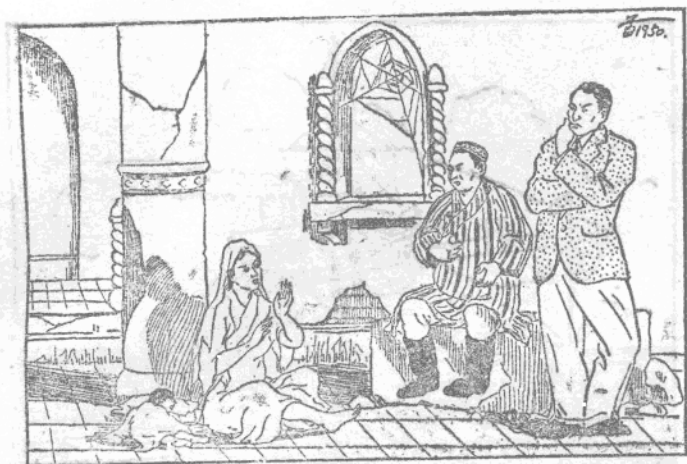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回 勇上尉鼓棹探苦海

伏爾加號砲艦在裏海東岸航行，石列上尉整天站在甲板上，用望遠鏡打量前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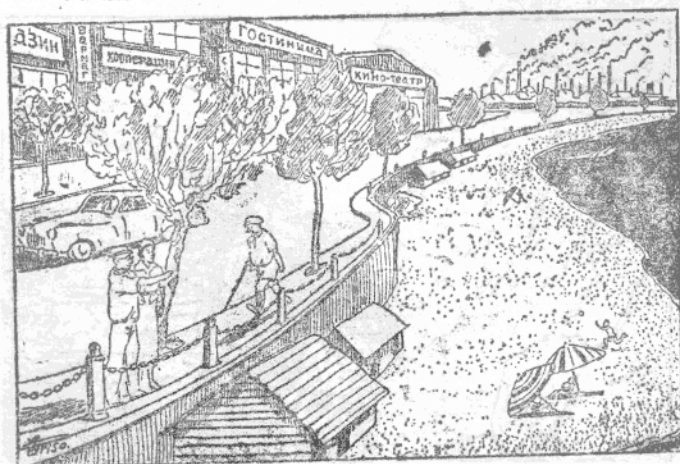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回 銷形蝕骨志士喪生

那批人餓渴交加，躺在火堆旁邊。只有密勒跌跌爬爬站起身，看着前面。



第七回 野蠻風俗寡婦受難

費耶夫和古察爾走進寺裏，看見屋角地上，坐着那個可憐的寡婦，身邊還躺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。



第十二回 聚首海灣描繪遠景

將來海灣的情形，一定是喧鬧而又快樂，也許海峽上還要開闢一個避暑地帶。

序

第一回	勇上尉鼓棹探苦海	傻廚子張網撈死魚	一
第二回	大快朵頤瀉鹽泡湯	亂定計劃缺口修壩	七
第三回	發牢騷窮鄉遣晚景	觀氣象荒岸度生涯	四
第四回	辣手狠心匪幫肆虐	銷形蝕骨志士喪生	三
第五回	濁浪滔滔孤舟救流犯	平沙漠漠活人作路標	五
第六回	新工業海灣成據點	老江湖怪藥當丹方	四
第七回	野蠻風俗寡婦受難	正義審判先知處刑	四
第八回	製芒硝在鹽湖實驗	吸陽光向海草學習	四
第九回	清水灌園繁花絢爛	大風走石動力無窮	五
第十回	編故事老狐狸說教	醫痛風女同志逞能	老
第十一回	古薩爾奮勇得錦標	柏克邁軀歌頌列寧	空
第十二回	聚首海灣描繪遠景	豎立銅像紀念先驅	究
附錄	書中重要人名表		查

第一回

勇上尉鼓棹探苦海 傻廚子張網撈死魚

上場詩

茫茫苦海是鹽湯，千里黃沙炙毒陽，
草木不生魚鳥絕，蒼空覆蓋盡荒涼。

人定勝天共產黨，辛勤建設到窮荒，
寶藏無限任開發，沙漠今成極樂鄉。

看官，上面這首詩，講的是什麼事呢？原來是說蘇聯人民，把一個荒荒涼涼的海灣，建設成功工業中心，並且要把沙漠改造爲人間樂園，這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蹟，且聽在下慢慢道來。話說在歐亞兩洲交界地方，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鹹水湖，名字叫做裏海。照它的面積來講，其實是比普通的海還要大得多，不過它的位置在內陸，和外洋並不連接，因此它的名字雖然叫做「海」，根據地理學上的規定，只能算做是湖，這是未免委屈了它一點。裏海的形狀，有點兒像豬腰子，從南到北，長約二千里，從東到西，

最闊的地方，有八九百里。它整個的面積，一共有一百七十萬平方里；相傳我們中國的太湖，有三萬六千頃，可是把太湖跟裏海比較起來，真如小巫之見大巫哩！裏海的西北兩面是歐洲，東南兩面是亞洲，整整東西北三方面，都是蘇聯領土，只有南方是一個回教古國，從前叫做波斯，現在改名伊朗。看官且莫嫌在下嚕嚕嚇嚇，好像在上地理課一樣；只因爲本書裏的情節，都是發生在裏海附近，在開宗明義的當兒，不得不講得清楚一點，讓看官有個印象。再說在裏海東岸，屬於亞洲地方，陸地凹進去一大塊，造成個大缺口，這在普通用的世界地圖上，也可以找得出來。那個大缺口，名叫卡臘。布迦日海灣，這個名字似乎太長，本書就把它簡稱卡布海灣。這卡布兩個字，當地土話就是「黑嘴」；意思是說這個缺口，好像一隻大嘴，吸着裏海的水，一息不停。當地住民又把這個海灣，叫做「苦海」，這個名稱更加適當了，看官只要讀下去，就可以知道。唉，茫茫苦海，千萬年來，不知道經過多少滄桑，歷盡多少人世變幻，到本書開頭，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，離開現在正巧一百年光景。那是一八四七年春天，俄羅斯皇帝忽然對於裏海沿岸，發生興趣，想要把那裏澈底調查一番。於是政府派了一位名叫石列的海軍上尉，帶領幾十名很有經驗的水手，乘坐砲艦伏爾加號，前去考察。這艘砲艦從裏海西岸巴庫港口出發，沿着海岸線，向北航行，先到伏爾加河口阿斯特拉罕城，再到烏拉爾河口格里耶夫鎮，已經兜過小半個圈子，一路無話。過了格里耶夫鎮，已是亞洲地方，海岸曲折向南，光景漸漸荒涼起來。那位石列上尉，差不多整天站在甲板上，

手裏拿着一副望遠鏡，不住的打量前面。雖然石列上尉曾經游歷過五湖四海，半生中飽經風霜，可是這樣荒涼怕人的海岸，卻還是第一遭到過。換句話說，這次伏爾加號砲艦不是來考察，簡直是到裏海東岸的荒涼地區來探險哩。看啊，紫黑色的海岸，是那樣高峻，什麼船也不能夠靠近。岸上是一片高原，漫漫黃沙，強烈的太陽光，火傘似的籠罩着，除此以外，沒有人煙，也沒有草木，甚至天空中連一隻飛鳥也難得瞧見，好像一切東西，全給沙漠吞嚥下去了。石列上尉看了又看，不由得心裏發冷。突然間，海面刮起南風，砲艦有點兒顛簸起來。風裏還夾着一陣陣黃沙，和帶着甜味的硫磺氣，嗅到的人，都覺得胸口作嘔，嘔出的唾涎和苦水，全吐在甲板上。石列看見甲板上一片狼藉，實在看不上眼，只好命令水手們用拖帚擦洗，一天裏洗了三四遍。看官或許要問，爲什麼水手們不嘔吐到海裏去呢？原來這是從哥倫布時代傳下來的迷信風俗，說是如果把唾涎吐入海裏，就要冒犯海龍王，他發起脾氣來，造成狂浪怒濤，會把船隻顛翻，所以唾涎只能吐在甲板上。石列雖然早已破除迷信，也不得不尊重這個可笑的航海習慣。好容易風停了，砲艦靠近一個小海灣，波平岸低，勉強可以停泊。石列打開航海圖一查，知道這個地方，叫做金得里海灣，附近有彼得大帝時代要塞的遺跡。當時這位雄才大略的俄羅斯皇帝，派遣一位名叫柏科的大將軍，遠征中亞細亞，準備打到印度去；那位柏科大將軍和他的軍隊，就在金得里海灣建築要塞，度過一冬，再向前推進。不幸他到了中亞細亞，被游牧民族打得全軍覆沒；柏科大將軍戰死沙場，敵人還剝下他

的皮來，蒙了戰鼓。此刻石列倒不怕重蹈柏科大將軍的命運，他身負任務，就帶領幾名精壯的水手，佩着武器，上岸去考察一下。到了岸上，抬眼看看，只見平沙茫茫，日光昏暗，別有一番悽慘光景。從前的要塞堡壘，現在已成爲一堆堆斷壁殘垣，旁邊倒有一片茂盛的草地，這在沙漠中是難得看到的。最可喜的，在要塞旁邊，還有兩三口古井，石列吩咐吊了些水，嘗嘗滋味，却是淡水，便帶回艦上。到了上燈時候，石列想用這些井水，煮一壺好茶。等得喝到嘴裏，那水已經帶着鹹苦的味道。石列大叫奇怪：分明這桶水是他親眼看見從井裏汲起，帶到船上，有誰敢用海水來掉包呢？他看看水桶，想了又想，才明白了。原來這裏的空氣中，充滿着一種細似塵沙的鹽屑，怪不得天空和日光，也給遮得昏沉沉的；方才水桶並沒有蓋上，經過了好半天，鹽屑漸漸地飄落水面，好好一桶淡水，便成了清鹽湯。石列想：碰到這樣倒霉的地方，還是快點開船吧！但是更倒霉的地方還在前面哩。現在他們離開那隻可怕的「黑嘴」——卡布海灣，愈來愈近，勇敢的石列，也不免暗暗擔心起來。他在出發之前，曾經向幾位航海老前輩請教過，老前輩差不多異口同聲，勸告他不要冒險把船駛進卡布海灣；因爲在海灣缺口上，裏海的海水狂瀉直倒，衝進海灣，船隻一開進去，別再想逆流回出來；而且這隻黑嘴好像是一個無底洞，裏面的水帶着腐蝕性，不管木船鐵艦，在海灣裏浸得稍久，便要爛成碎片，那可不是玩的。石列謝謝老前輩的好意，可是他要完成任務，不得不帶領整個砲艦冒一次大險。砲艦漸行漸近，卡布海灣已經在望，只見前面冒出一陣陣紅色煙

霧，好像是燃着烽火，據一個老水手說，紅色煙霧的下面，就是那一片神祕的苦海。石列吩咐舵手格外小心，一邊測量海底深淺，一邊慢慢前進，到達了缺口上，水流正像春天漲水時的伏爾加河一樣，一股勁兒往缺口裏直衝。甲板上的水手都在咒罵政府，說他們此番航行，簡直是來進地獄。石列却把這些怨言，當做耳邊風，看看砲艦駛入急流裏，他馬上下令停輪，讓海水把砲艦帶進卡布海灣去。這時候那輪船真像射箭一樣，衝進了缺口。好了，活地獄已經到了！其實到了裏面，倒並不如想像那樣的可怕。茫茫苦海，像是一面灰鉛色的大鏡子，沒有風也沒有浪，景色非常單調，周圍沉寂如死，夜色漸濃，石列就在灣裏拋錨過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還未開船，船上有一個笨頭笨腦的廚子，跳下水去，想暢暢快快洗一個海水浴。想不到海水是那樣不聽話，他要把兩隻腿和身子浸下水去，海水總是把他托起來，這個廚子手舞足蹈，兀自掙扎，結果還是浮在水面，洗不成澡。甲板上另外幾個水手，看着他的怪模樣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那廚子只好爬上船來，滿面羞慚，一溜煙跑回艙去。一個水手還在後面向他打趣道：「這裏真是該死的地獄，你想跳海自殺，也由不得你做主！」旁邊一個老水手點點頭說：「這倒沒有什麼奇怪，因為海水裏的鹽分太濃了，所以人會浮在水面，沉不下去。」正談論間，石列吩咐開船，在海灣裏面，向北進發。說也奇怪，這時他們看見一羣羣死魚，在海水上面飄浮着，那些死魚又大又肥，數目又多，石列一路計算過去，差不多在六七丈海岸線裏，就有一百五十條魚，離開缺口漸遠，才漸漸稀少起來。那個傻廚子此刻可

高興了，他扯起一口大網，七手八脚，忙着撈死魚。不到一個鐘頭，已經撈得一大堆，看看倒可以省幾天小菜。這些魚略略帶有鹹味，開飯的時候，傻廚子做了幾盤油煎魚，大家都吃得舔嘴咂舌，連石列也說滋味不錯，笑着對旁邊的大副說道：「我將來年老退休，倒想來這裏開一個鹹魚公司。」大副說道：「老兄想得倒好。只是這裏交通不便，如果把鹹魚乾放在駱駝背上，長途跋涉，從沙漠裏運出去，到了莫斯科，也許價錢比魚翅熊掌還貴！」說得大家哈哈一笑，然後衆人再到甲板上，仔細端詳海灣裏一切情形。現在砲艦已經接近北部海岸，水面光景又有變換，只見一片片儘是粉紅色的泡沫，無邊無際，跟着波浪，向前推動。啊，這些粉紅色的泡沫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，連船上見多識廣的老水手，也只好搖搖頭。石列就放下小艇，自己帶了兩名水手，坐在小艇裏，儘向紅色泡沫的地方划去。好容易到了那裏，石列放下網去，撈了一點兒紅泡沫上來，仔細研究，只見泡沫裏全是一些紅色細紋的蟹卵。這真奇怪，卵類倒能夠在苦海裏生長，而且是這樣的多！石列第二次放下網去，再撈了一片玫瑰色的柔軟泡沫，他正想把網向小艇裏倒去，只聽得喔嚨地兩聲怪叫，哎喲，那片泡沫，突然竄了起來，往空中飛去。石列和兩個水手見了，大吃一驚，當是碰到什麼魔鬼。等到他定一定神，才看出那是一隻紅鶴，正在撲動翅膀，掠空而去，原來有許多紅鶴正蹲在泡沫上，飽餐美味的蟹卵，倒是石列不該驚動了牠們！要知石列在海灣裏，再碰到什麼怪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大快朵頤瀉鹽泡湯 亂定計劃缺口修壩

話說石列看到那隻乘風而去的紅鶴，覺得牠們非常好玩，值得帶一隻回去研究。好在小艇裏原帶着獵槍，順手舉起槍來，也不瞄準，就向前面那一大片紅色泡沫中打去。槍聲起處，驚動了好幾隻鳥兒，撲簌簌地直飛起來，接着又是打了兩槍，只見有三四隻紅鶴都中了子彈，掙扎着想飛，又是跌下來落在水面。石列忙把它們撈起，帶回砲艦上。正巧船上有一個舵手，一向喜歡研究動物學，石列就請他把這幾隻鳥兒，仔細剝製，做成標本。看它們的樣子，嘴尖腿細，小巧玲瓏，披着極美麗的粉紅色羽毛，實在可愛。據那個舵手說，這種紅鶴，原來出產在埃及國裏，此刻在裏海東岸出現，却是從來不曾聽到別人說起過。石列忽然想到自己有一位知己朋友，叫做雷老博士，住在莫斯科，也是個博物名家，將來不妨送兩隻紅鶴標本過去，讓他研究研究。原是這位雷老博士在本書中，也並不是閒人，他的小孫子和卡布海灣，將來會有點關係，這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且說那艘伏爾加號砲艦，在卡布海灣裏，一邊航行，一邊測量。石列看到海灣深度，各處差不多全是一樣的，沒有藏在水裏的暗礁，也沒有島嶼，航行很是安全，必要的時候，可以在任何地方拋錨，一路倒也放心。雖然如此，幾個水手還是拿着鐵鍊，測量着海底深淺。想不到海灣裏的水，鹽分是那樣濃厚，甚至水底鋪滿鹽屑，顯然

那些鹽是在海水裏結晶出來，沉澱下去的。每次把鐵鍊從海底拉起來，上面總黏滿了亮晶晶的細鹽。那個傻廚子把這些海底的鹽舔了一舔，分明是上好的精鹽。他不禁喜出望外，趁砲艦停泊休息的當兒，在近岸的淺水裏，撈了一大桶結晶鹽，放在甲板上晒乾。他想用這種鹽來調味，倒也可以節省幾文菜金。這個傻廚子記得上次撈得大批死魚，做了油煎魚，味道鮮美，博得全船人人稱讚，今天中飯，不妨用這些結晶鹽做一隻清湯，也許比加上味精還鮮美呢。果然到了吃飯時候，傻廚子笑嘻嘻地端上一大盆清湯，連聲說道：「各位請嘗嘗看，這樣的鮮湯是難得喝到的。」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這一大盆湯喝光，覺得也並沒有什麼兩樣，只有石列縐着眉頭說：「怎麼，喝了這湯，回味起來，舌根有點兒苦澀？」當下也不再多問。誰知隔了兩個鐘頭以後，全船的人，都劇烈地瀉起肚子來了。廁所裏進進出出的人，川流不息，大家全是愁眉苦臉，吵了起來，幾乎鬧得天翻地覆。石列一想，一定是這個傻廚子，在那大盆清湯裏掉的槍花，不禁大發雷霆，吩咐把他抓來。可憐這個傻瓜自己把湯喝得最多，正在瀉得要命，此刻被抓到石列跟前，戰戰兢兢，話也說不出來。石列厲聲問道：「狗東西，你今天在湯裏耍的什麼把戲，趕快從實招來！如果有半句胡說，一定把你軍法處置！」傻廚子就老老實實，把結晶鹽做湯的話說了一遍，又去拿了一把撈來的鹽，給石列看看。石列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，說道：「這些鹽是什麼東西，簡直跟蓖麻子油一樣瀉肚！滾吧，以後你再自作聰明，把莫明其妙的東西加到菜裏去，小心你的腦袋。」傻廚子唯唯諾諾地走開了，

石列再把這些結晶鹽仔細端詳，放到嘴裏嘗嘗，分明是鹽，可是味道總有一點兒特別，實在想不出是什麼東西，也只好帶回去研究。這一次，石列上尉整整花了好幾個月工夫，在海灣裏兜了兩個圈子，才把情形大略調查清楚。原來他是卡布海灣第一個探險家，他先把海灣四週，繪成海圖；西部是兩個狹長的海岬，把海灣和裏海隔開，中間只有一個水流很急的缺口，就是伏爾加號駛進海灣的路徑，也是海灣對外唯一的交通口。北部海岸是參差不齊的懸崖；東部海岸山巒起伏，外面便是無邊無際的沙漠；南部海岸平沙茫茫，裏面還有大大小小的鹹水湖。四面海岸線，長約千里，盡是不毛之地，沒有一個地方有淡水，也找不到一株樹，或者一朵花。海岸跟海面，都十分荒涼，石列在幾個月裏，不曾碰到一個另外的人。鹽，沙，和灼熱的太陽光，這三件東西，可以包括卡布海灣整個的情形。石列曾經做了個有趣的比方，他說：「整個卡布海灣，是被太陽晒焦的沙漠所圍繞着，所以正像一隻大汽鍋，從裏面流來的海水，衝進黑嘴，在汽鍋裏不斷地蒸發出去，將來非把裏面吸乾不止。」等到他考察完畢，就寫了一份簡潔明瞭的報告，送給政府，他的結論斷定：卡布海灣本身和沿海地帶，對於國家毫無利益，不值得去開發。另外，他又寫了一封詳細的信，給好朋友雷老博士，告訴他卡布海灣的情形，並且把兩隻紅鶴的剝製標本送給他，當作此番考察的紀念品。且說伏爾加號回來的時候，仍舊經過烏拉爾河口的格里耶夫鎮。這個鎮上住着一位有名的老前輩沙漠探險家，名字叫做卡列林，石列在出發考察之前，曾經去拜訪過他，此刻又趁便給他個回

管。他敲開了門，一個本地僕人把石列引進一間書房裏。石列坐定後，打量屋內，只見書架上全是厚厚的皮面書籍，玻璃櫥裏，滿放着一些奇禽怪獸的剝製標本，其中大半是石列從未看見過的，想來都是沙漠上草原中的動物。他正看得出神，只聽得脚步聲響，卡列林已經走進書房來。這位老探險家身體肥胖，行動却十分敏捷，頭頂全禿，臉上皮膚黝黑，雙目在眼鏡後亦奕有神，嘴上是一部灰白的大鬍子，一直遮到胸口。他用着沙啞的聲音開言說：「石列上尉，你一路考察，十分辛苦，現在順利完成任務，真是恭喜之至！」石列欠身鞠躬，表示不敢當。卡列林又說：「聽說你在卡布海灣裏走了兩圈，我很想聽聽海灣裏的情形。」石列在這位老前輩之前，好像小學生當着老師的面一樣，當然毋庸客氣，就從頭到尾，把伏爾加號在海灣裏航行的經歷，告訴了卡列林。卡列林一邊聽，一邊連連點頭。等到石列說完，他仍舊默不作聲，坐在那裏看着來客，好像在想什麼問題。石列沉吟了一下，最後到底鼓起勇氣，說道：「我要向政府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。」卡列林還是不說話，只用銳利的眼光看着他。石列接着說：「因為卡布海灣有害無利，我主張在海灣的缺口上，修築一條大堤壩，把它和裏海隔斷。我知道那邊多的是勞動力，修築一條堤壩，並不需要許多錢的。」卡列林慢吞吞地說：「上尉，你說這個大海灣有害無利，請問何以見得呢？」石列說：「第一，裏海的水不斷地衝進海灣，像是流到無底的深坑裏，因此弄得裏海愈來愈淺，有些地方連航行也困難了。如果把缺口攔住，裏海水平不會下降，就可以好一點。」卡列林不耐煩地說：「請教第二個

理由？」石列有點兒面紅，說：「裏海的魚類一年年地在減少了，同時我們在海灣裏看到大量死魚，顯然這個大海灣是裏海魚類的陷阱。如果把裏海和海灣隔斷，那末魚類便可特別繁殖，對於我國的國民經濟，將有絕大裨益。」卡列林先是默不作聲，接着，突然叫起來說：「胡說八道！缺口修壩，真虧你想得出來！」石列看見他的樣子很生氣，覺得自己非常窘，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去，停了半晌，才搭訕着說：「如果不修堤壩，那末張一個大的鐵絲網，也可以攔住裏海的魚，不到海灣裏去。」卡列林不禁嘆噓一聲笑出來了，他揩揩眼鏡，才平心靜氣地說：「上尉，你還年青，所以什麼事都不加考慮！我請問你，你說海灣底裏有一種結晶鹽，跟平常的食鹽不同，吃了會瀉肚子，是不是？」石列點點頭，但是這位老前輩爲什麼提到這齣趣劇呢？他覺得莫明其妙。卡列林接着說：「我的好上尉，你別以爲海灣有害無利，要知道在我們周圍的大自然中，每一件看來討厭的東西，都可以變成替人類服務的。就說那個海灣吧，它不斷吸收裏海的海水，把它蒸發，使灣裏鹽分愈來愈濃，甚至於結晶了沉澱灣底。如果這些鹽單是吃了瀉肚子，倒也罷了，要知道它不是普通食鹽，而是在工業上有極大用處的芒硝啊。灣裏的芒硝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，因爲這個大海灣是芒硝的天然製造廠。你主張修築堤壩，把海灣堵塞，海裏的水就要發生變化，不能夠造成芒硝，就是破壞了國家的富源。至於你說海灣使裏海的水淺下去，和使魚類減少，這都是你過分誇張的話，我也不必囁嚅地來駁倒你。」石列問道：「灣底的芒硝鹽，到底有些什麼用處呢？」卡列林從他